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二

唐　白居易　撰

策林一　有序○凡二十二道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戸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分爲四卷命曰

策林云耳

一策頭一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令持下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當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豈不以臣不愛死雖憐其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閒仍降詔旨四

海之內累徵賢良思酌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求之意詢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旨遠出於漢朝徵臣獻言之罪不虞於折檻矣況清問之下條對之中茍言有可觀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秩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也賤臣得不有犯無隱以副陛下納諫之旨乎殫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唯以直詞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惠當陛下無忌諱之日斯

則朝聞夕死足矣而况於充賦王庭者乎伏念庸虛謬膺詔選誠不足以明辯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而言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若默默而退又何以副陛下虛求之心是以竊玉旒讀金策慙惶僶俛不知所裁者久矣然以愚慮之中千或一得而徃古之成敗耳或妄有所聞當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見進不敢希㫖退不敢隱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對

二策項二道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故億兆之所趨在一人之所執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則復朴保和貴德賤財之令行則上讓下兢恕己及物之誠著則蒼生可致於至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化可升於太寧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繫乎君之作爲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可從容而馴致矣

臣聞教無常興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常亂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爲爲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爲人理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人獲其福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漸於興交應之間實猶影響令陛下以懋建皇極爲先則大化不得不流矣以欽若前訓爲本則大撲不得不復矣以緝熈庶績爲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祗奉宗廟爲心則五教不得不

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復未敷之問自懋建已下皆疊策問中事

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故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見其功也臣何以知之然臣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難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樸復刑措教敷而已哉

三策尾 三道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進士舉及第

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既獲二成君之禄已受一命雖天地不求仁於芻狗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惓惓之誠蓄之久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濟之恩詳延謨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許極言當無過之朝不知所述無裨清問有負皇明仰冐宸嚴伏待罪戾謹對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慙無嘉言以充清問輒罄狂瞽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覩陛下昇平

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足親承德音條對清問逢旁求之日雖許直言當巳理之朝將何極諫塵黷聖鑒俯伏待罪謹對

四美謙讓 揔策問中事連贊美之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理非理也自謂之亂非亂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葢自謂理且安者則自驕自滿雖安必危自謂亂且危者則自戒自強雖亂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則盛德大業斯

不遠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極司牧蒼生夙興以憂人夕惕而修已以今日之理陛下視朝廷未以爲理以今日之安陛下視海内未以爲安而又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弊無不革利無不興今則嚴禋郊廟猶謂敬之不至愛養黎庶猶謂惠之不弘省罷進獻猶憂人之困窮蠲免逋租猶慮農之勤匱搜揚俊乂猶畏賢之遺逸滌蕩罪戾猶念獄之非辜底定兵戈猶懼其未戢懷柔夷狄猶恐其未賓大化叅乎陰陽猶懋之以寡德重光並乎日

月猶讓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也勤卹之德合地道之無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何所述焉伏以聖聰貫聞庶議苟有愚見敢不極諫

五塞人望歸衆心○在慎言動之初

夫欲使人望塞衆心歸者無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動不書非盛德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焉若王者言中倫動中度則千里之外應之百代之後歌之況其邇者乎若言

非宜動非禮則千里之外違之百代之後笑之況其邇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戲言身不敢妄動動必三省言必再思況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見天下之目專專然以觀陛下之動也天下之耳顒顒然以聽陛下之言也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而達於朝野動一事不浹辰而聞於華夷蓋是非之聲無翼而飛矣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伏惟觀於斯察於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茍而已矣言動不茍則天下之望

塞焉天下之心歸焉

六教必成化必至○在敬其終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形是

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在順人心立教

問方今勤卹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爲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爲得至於此

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爲君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爲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爲

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以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己心爲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爲欲咈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茍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時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勵精纔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

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厚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爲心則政教何憂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爲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則不殷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捨己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爲心臣以爲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風行澆朴由教不由時

問旼俗之理亂風化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在君臣又云澆朴之風繫於時代二説相反其誰可從

臣聞代之澆漓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時葢政之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德寖衰君臣凌

替蠶食瓜割分爲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

同歸覆亡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逌

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

刑罰不試昇平之美隣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

矣降及魏晉迄于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

建區夏未遑緝熙逌於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

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

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

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樸至

今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即根荄殖而秕稗生故教化優深則謙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詐偽起而姦宄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物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豐根荄死其不可

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仁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九致和平復雍熙○在念今而思古也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朴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

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

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卹人力之易罷也則念省修葺之勞憂人財之易匱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人之有餧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嬙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羲軒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侔唐虞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

之德也則思泣辜而卹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内流化覩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杜之讜議以致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則天下雍熈矣

十王澤流人心感○在恕已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已及物而已

夫恕己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觀身推其所爲以及天下者也故己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己欲壽則念人之嘉生也己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己欲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己欲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己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

十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恕已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及已故恕之又恕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黄老術○在尚寛簡務清淨則人儉朴俗

和平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黄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寛簡務儉素不聦聽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

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黄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十二政化速成○由不變禮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魯後代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効明矣伏惟陛下鑒之

十三號令〇令一則行推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人專之慎之然則號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號令既行而心猶

未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導之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臣聞王者發號施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於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

渙汗之義言號令如渙汗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葢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寛於貴則不一也行於疎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況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己推於誠者也凡下從上也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上之所

爲也蓋行諸己也誠則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也苟不行之於己雖家至戶曉而人不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愼其所好重其所爲有諸己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道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心顒顒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之源蓋是謂

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内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由善惡之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繫於君乎

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為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

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已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已者愼於中也慄然如履春氷安人者敬其下也凛乎若馭

朽索猶懼其末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憂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己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爲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爲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丁反

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敬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

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僿救僿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冥化共濟於人

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典謨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覩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怍因中絶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末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

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爲己任以行夏爲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僿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十六議祥瑞○辨妖灾

問國家将興必有禎祥國家将亡必有妖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将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

桑穀之妖反爲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成禍於帝辛豈吉凶或借在人將休咎不常其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効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爲無災亂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繆濫哉

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爲祥孽之根妖瑞爲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生然則道

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爲福先妖爲禍始將興將廢實先啟焉然有人君德未及于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爲瑞爲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誠以荅天鑒如此則轉亂爲治變災爲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雉雊于鼎宋景有罰熒惑守于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己則升耳之異自殄退舍之慶自臻

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違亦譴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亦冥應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主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足明休徵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成妖悟天鑒者災亦爲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役輕

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聲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百騰不藏徭役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亦不干常明聖之朝不能

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賀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政内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之能行雖有瑣瑣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妖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而言之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

沴何感而生將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令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銷六極致五福敺一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爲可致於此

臣聞聖人與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爲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内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静進退皆得其中故

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絪緼積爲壽蓄爲富舒爲康寧敷爲攸好德益爲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爲甘露凝爲慶雲垂爲德星散爲景風流爲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氣所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

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堙鬱伐爲凶短折攻爲疾聚爲憂損爲貧結爲惡耗爲弱其羨者潛爲伏陰淫爲沴陽守爲彗星發爲暴風降爲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亂其行迨于𧝎褓卵胎之生皆夭閼阿葛切而不遂木石華蟲之怪皆揉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

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沴所加衆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之以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為樂變病為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絶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憂之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絶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必應疾而

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是可以陶三才繆盭之氣發爲休祥毆一代鄙夭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夫何遠哉

十八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

問狂常雨若僭常暘若此言政教失道必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

將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冤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

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歛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心積以傷和變而爲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遇一異則回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寃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内外臣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

有一於此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處罪己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為灾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況王者為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況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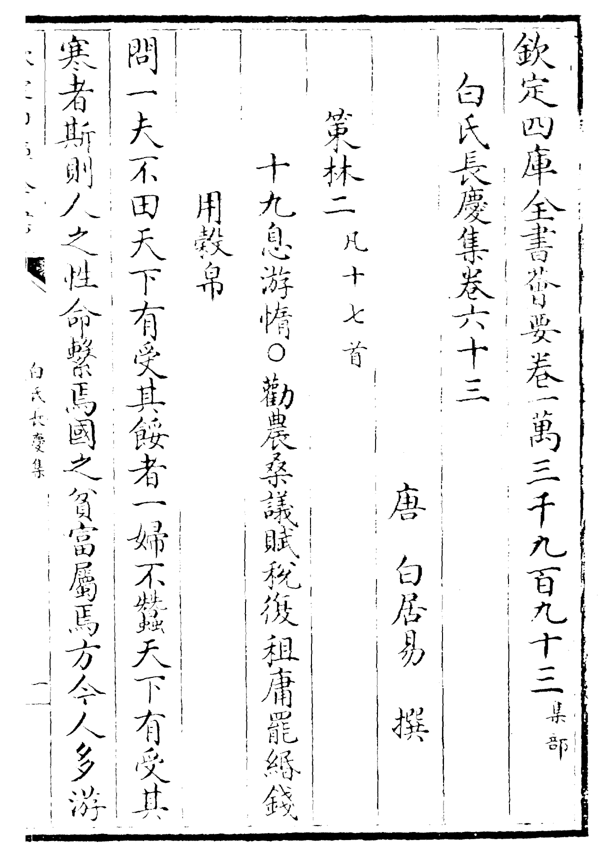
由人可移之灾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徳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灾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蓋隂陽之定數爾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灾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灾能禦灾也不能違時能輔時也將在乎廪積有常仁恵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

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灾不能害故曰人强勝天蓋是謂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灾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家至日見衣之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源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

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糴而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若兵甲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利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禜為命切禳風雨祭山川

以圭璧祈土龍於玄寺舞群巫於靈壇徙市修城貶食徹樂緩刑省禮務嗇勸分殺哀多婚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勤卹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羲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塗而王也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三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三

唐 白居易 撰

策林二 凡十七首

十九息游惰○勸農桑議賦稅復租庸罷緡錢

用穀帛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

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

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戒游惰之法失其道耶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臣伏見今之人舍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之人亦歸矣而況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日勸之亦不爲矣而況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

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斂失其本也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糴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

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

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夫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欲其浮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斂薄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

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奇器之蕩心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已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響荅順之如風行斯可謂下令如流水之源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欲其浮惰其可得乎

器

二十平百貨之價○陳斂散之法請禁銷錢爲

問令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

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歛散之節失其宜耶將泉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

臣聞糓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糓帛輕糓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歛之則下無棄糓遺帛矣糓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糓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歛

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閼輔之間仍歳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歛穀防險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今人之弊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為器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歳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矣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

使器無用銅銅無利也則錢不復銷矣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以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為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聞近古以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

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竊
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
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
一而已矣以億兆人之奉其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
木之功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味盡文采
之華君之耳目雖惛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君之心體
雖倦畋漁之樂疲轍迹之游猶未全擾於人傷於物何
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及於人者

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頒於方鎮方鎮布於州牧州牧達於縣宰縣宰下於鄉吏鄉吏轉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臣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亦君好則臣為上行則下効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人實何堪其弊此又

爲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躁靜為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為人貧富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人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宫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已情不窮已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

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
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玆
乎

二十二不奪人利○議鹽鐵與榷酤誠厚斂及

雜稅

問鹽法之課榷酤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征皆可以助
佐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捨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
奪利於生人取捨之間孰為可者

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茍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必自巧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析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

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雖入太半之賦徵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而人貧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

孰與不足禮記曰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如皮盡於毛下本或不存與之也同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斷可知

焉是以善爲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産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計數之吏不畜聚斂之臣臣聞榷筦之謀則思侵削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歌詠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二十三議鹽法之弊○論鹽商之幸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起則法隳利厚則姦生姦生則利薄臣以爲隳薄之

由由乎院場太多吏職太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歳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賤而官愈耗貨愈虚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奸緣課雖存而利失今若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麄謹鹽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歳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

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貨矣鹽不濫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張而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為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别營裨販少出官利唯求隷名居無征徭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商農上無益於筦榷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姦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

令若刻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析毫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貸貧乏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脚價糴户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

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為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為長
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
自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
則難於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
此矣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為法徇以
為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湊也
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雖則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
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得充其費況可日削其穀

月朘其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馬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貴斂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葢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葢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葢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

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氾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為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節財用均貧富禁兼并止盜賊起廉讓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為奸為盜有餘者為驕為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别

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廉恥行作為何方可至於此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為沴也聖人制五等

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為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禄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嬪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

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廉恥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豔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僣賞淫刑攻之翫好不

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戎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力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取之以道是以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斧斤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麛䴠忙皮切卵魯管切蚳胡田切百足蟲似蜈蚣而小能毒人蝝于權切螽蝗之類五穀百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

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葢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狘呼決切驚走貌胎卵可窺麟鳳效靈黿龍為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慺盧侯切又音閭慺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

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以來亂多而理少者職此之由也臣以為求賢有術辨賢有方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近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猶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已者必用於正直不用於

頗邪以貪冐為意者必比於貪冐不比於貞廉以悖慢肆心者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别之也則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彚征而自來審其徒必羣分而自見求人之術辨人之方於是乎在此矣

二十八尊賢○請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造曰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聞致理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之由由乎審理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幣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憑几

據杖以令召焉則廝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廝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師求友而得友求臣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為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為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況開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茍無尊賢之風師友之

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盡善之事畢矣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舉耶

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頻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

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
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
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内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
之賢或有違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
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材授以大小之職
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
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
責轅輪以相求俾夫草靡風行達于上下天下之耳盡

為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為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三十審官○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予各司其局也辯衆才而後入仕使予各盡其能也

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展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翦毛也所不相及豈不宜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枘如銳切者無圓方之謬備輪輳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修其要彛倫日敘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由不慎選小官也

問國家台衮之才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秘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然則畿赤之吏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秘著之官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椎輪公卿之濫觴也則選

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祕著挍正或以門地授
畿赤簿尉唯以資序求不商較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
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
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於簿領以門
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黄臣恐台袞之才臺省之器十年
以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塞徼倖之路
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挍正挍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
立而為文權以救弊葢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

司難於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為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員曾缺　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難革其前先缺　丞郎推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才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三十二議庶官遷次之遲速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常此經久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為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令

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恐誘躁求之心將令久次而望功慮興滯用之歎庤徐之制何以為中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為官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

則明不陟幽不黜且勸善之法缺而懲惡之典隳矣大凡内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為善成政之速速於聖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豈善惡未著莫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内外之職四考遞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既以四考

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為日久矣今吏多於員其故因何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奸偽日起其計何生馳騖日滋其風何自

欲使吏與員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妍媸者不能欺於藻鏡錙銖者不敢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戸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歳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冐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

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斯乃為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寖而成弊真偽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

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銷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為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三十四牧宰考課○議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已

問令者勤䘏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才亦既得人使之為政何則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䘏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為急葢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䘏黎元之

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卹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聞賢者為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為惡耳愚者為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為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

況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得勸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貞不能識也雖有齊竽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將失善善苟未勸淫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卹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求俊乂而四凶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

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僞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為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為臭使蘭化為艾也且聖人之為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操其要刻邪為正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内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聞牧

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況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為求不以人之貧富為度以上之緩急為節不以下之勞逸為程縣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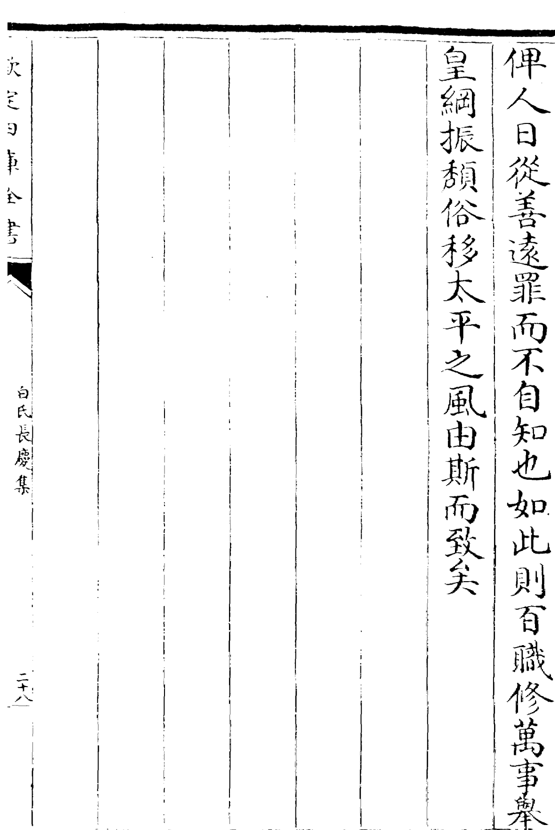
亦不能為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在乎革慎默之俗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頽俗蕩而不還者由君子讜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以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

正以買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大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葢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强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修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為歷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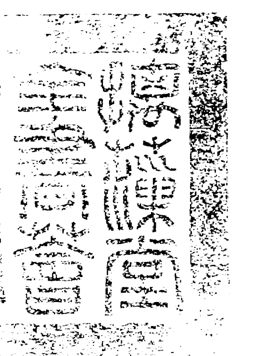
頹俗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於愼默則愼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月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自歸之者無他溫凉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羣臣使情僞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直强毅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愼默畏忌吐剛茹柔者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謂



俾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修萬事舉

皇綱振頹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徐如澍

謄錄監生 臣 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四

唐 白居易 撰

策林三 凡十九首

三十六達聰明致理化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明文思也舜之所以聖而理者明四目達四聰也葢古之理化皆由聰明出也自

唐虞以降斯道寖衰奏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偽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匭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匭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羣下之冤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刱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

貞觀之太和開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匭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寃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條舉廢事使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明惟新以初為常令其時矣時不可失惟陛下惜而行之則堯舜之化祖宗之理

可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剏新規也

三十七決壅蔽在不使人知所欲

臣聞國家之患患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生生於君之好欲也葢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歴代有之可畧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諂諛之言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歛之計以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豔妻

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同歸於壅也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葢謂此矣然則明王非無欲也非無壅也葢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以然者將在乎静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甘言則慮趙高之諛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顧豔色則慮褒氏之女惑於目矣甞異味則

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慮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參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决壅之要道也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委任宰相

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則政専君行臣道則事亂専與亂其弊一也然則臣道者百職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寸所能盡

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乎分務於羣司各令督責其課受成於宰相不以勤倦自嬰然後謹殿最而賞罰焉審幽明而黜陟焉則萬樞之要畢矣故失君道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慮而彝倫未必序也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績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終非其宜勞而無功故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職也故陳平不肯知錢穀邴吉不問死傷者此有司之職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

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職況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事乎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人柄羣職由之而理亂庶政由之而施張君之心膂待宰相而啓沃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非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勿用用則勿疏然後能訢合其心馴致其道葢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在均其禄厚其俸也

臣聞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撿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禄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刻不已也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禄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

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況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於人不可得也葢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侵刻使天下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以耻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為非者百無

一二也

四十省官併俸減使職

臣聞古者計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制必稽人户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少多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薦臻户口流亡賦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

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禄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禄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禄秩使衆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故禄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

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四十一議百司食利錢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月徵而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户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利官課積於逋債至使公食有闕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患在不均況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咼若謂之曰征予取之於寡

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若日計其費歳會其用舉為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税以分徴使萬民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均之於衆則貧户無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矣公私交便其在兹乎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臣伏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内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户租而數多散失

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廪禄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内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國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其田之肥墝如此則沃瘠齊而户租均等列辨而禄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誠能申明舉而行之則前弊必自革矣

四十三議兵用捨逆順興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非資以定功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一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迹何由逆順之要安在

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

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
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猶立司馬
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
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
之有逆順逆順之要大畧有三而兵之名隨焉夫興利
除害應天順人不為名先義然後動謂之義兵相時觀
釁取亂侮亡不為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
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土田謂之貪兵兵貪者亡兵

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之兵先弱敵而後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之兵先自敗而後戰也故勝與不勝同歸於亡焉然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則思耀武是獲一兎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思弭兵是因一咽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敵者根於義自敗者本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順之要昭然可見唯陛下擇之

四十四銷兵數 省軍費在斷召募除虛名

臣伏見自古以來軍兵之衆資糧之費未有如今日者時議者皆患兵之衆而不知衆之由皆欲兵之銷而不得銷之術故散之則軍情怨而戎心啓聚之則財用竭而人力疲為日既深其弊亦甚臣以為銷兵省費者在乎斷召募去虛名而已伏以貞元軍興以來二十餘年陛下念其勞劾固不可散棄幸以時無戰伐又焉用增加臣竊見當今募新兵占舊額張虛簿破見糧者天下

盡是矣斯則致衆之由積費之本也今若去虚名就實數則一日之内十已減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補死不填則十年之間又十減其三四矣故不敢棄之則軍情無怨也不增加之則兵數自銷也去虚就實則名不詐而用不費也故臣以為銷兵之方省費之術或在於此唯陛下詳之

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

夫欲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則在乎復府兵置屯田而

已昔高祖始受隋禪太宗既定天下以為兵不可去農不可廢於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府有常官田有常業俾乎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之畨遞勞逸之序故有虞則起為戰卒無事則散為農夫不待徵發而封域有備矣不勞饋餉而軍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候之制兵賦之義也況今闕畿之内鎮壘相望皆仰給於縣官且無用於戰伐若使反兵於舊府興利於廢田張以簿書頒其廪積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其將

也命之以府官始復於闕中稍置於天下則兵權漸分而屯聚之弊日銷矣戎備漸修而訓習之利日興矣軍食漸給而飛輓之費日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則選將之術

在乎因人之耳而聽之因人之目而視之因人之好惡而取捨之故明王選將帥也訪于衆詢于人若十人愛之必十人之將也百人悅之必百人之將也萬人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為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四十七御功臣之術

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

行而知恩矣恩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則無厭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忌之心啟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也恩榮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念功之道全或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唯陛下察之

四十八禦戎狄 徵歷代之策陳當今之宜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畧多矣故王恢陳征討之謀賈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為可者

又問今國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討之則疲頓師徒括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啟貪而厚費約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今欲遏彼虔劉化其桀驁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臣聞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翦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

臣而畜也故為侵暴之患久矣而備禦之畧亦多矣考其要旨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用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然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羌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

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畧之患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為匈奴所欺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絶歸心之望故漢武猶病之有廣武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餌之以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前代以驗之事可覆而視也以今參古棄短取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為近筭淺圖非帝王久遠安邊之上策何者臣觀前代若政成國

富德盛人安則雖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
國貧德衰人困則雖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
國富則師壯師壯則令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思理如
此久久則天子之守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矣則
暫雖有事何足憂焉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不虞人困
則心離心離則思亂如此久久則天子之憂不獨在於
邊陲或在於蕭牆矣則暫雖無事何足慶焉葢古之
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棄中

懷外近悦遠來北虜嚮風南蠻底貢所未化者其餘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犬羊視之如蜂蠆不以士馬强而才力盛恃之而務戰爭不以亭障静而煙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但且防其侵軼遏其虔劉去而勿追來而勿縱而已然後畧四子之小術弘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為圖以人安師壯為計故德盛而日聞則服服必懷柔師壯而時動則威威必震讋夫然可以不糜財用不煩師徒不盟誓而外服不和親而内附如此則四海之内

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來河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上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帥

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師之兵其數頗衆域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遏邊侵掠禁奪攘則可矣若犬戎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

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肯當之令若合之為五將統之以一帥將合則戮力帥一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功罪必待賞罰然後據便宜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為也臣又以為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關能制其開闔居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

之要操塞之闗則西陲之憂可以少息矣

五十議守險 德與險兼用

問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則用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誡二義相反其旨何從

又問以山河為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為藩者四夷為之守也何則苗恃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又何故也今欲鑒昌亡審用舍復何如哉

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葢恃險之論興於此矣史記曰在德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葢棄險之議生於此矣臣以為險之為用用舍有時恃既失之棄亦未為德也何者夫險之為利大矣為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為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為害葢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為藩以仁義為屏以忠信為甲胄以禮法為干櫓者教之險政之守也以城池為

固以金革為備以江山為襟帶以丘陵為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憑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取覆亡者是專恃其險也莒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喪其三都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而觀之山河之阻溝墉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誠而不可棄也智以

險昌愚以險亡昌亡之閒唯陛下能鑒之

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亂何則為制不同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慮乖稽古之義考其要旨其誰可從

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黄唐郡縣之規始於秦漢或沿或

革以至國朝令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垂無疆之休大鑒興亡從長而用無論古今擇善而行侯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于策當舉行之

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要歸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弊也諸侯擅戰伐陪臣執國命故聞蠶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之議繇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也萬民無定主九族為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冏

士衡之論繇是作焉又曰漢氏俟功臣王同姓其失也
爵號太尊土宇太廣故鴟張瓦解以至於勃亂也而晁
錯主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周之弊也既以亡而
易哀漢鑒秦之亡也亦矯枉而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
此者以臣所觀竊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聞王
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者在
乎操理柄立人防導化源固邦本而已葢刑行德立近
悅遠安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為臣妾

況海内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若法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於上人心叛於下如此則九族為讐敵況天下乎雖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為周之衰滅者上失其道天厭其徳非為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唯郡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教立不選賢非獨强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茍固其本導其源雖郡與國俱可理而安矣茍踰其防失其柄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下慮遠憂近鑒古觀今以

敦睦親族為先不以封王為急以優勸勞逸為念不以建侯為恩以尊賢寵德為心不以開國為意以安撫黎元為事不以廢郡為謀則無疆之休不拔之業在於此矣況國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議非臣敢知

五十二議井田阡陌息游惰止兼并實版圖

問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别都鄙之名其為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為功利可得而聞乎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無幷大啟游惰實繁雖歷代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廢之甚難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則食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富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狹晝為夫井量人户之衆寡分為邑居使地利

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啟專利邑無餘室以容游人逃刑避役者徃無所之敗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因食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徽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泊三代之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至使貧若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强者専籠山絡野之利故自秦漢迄于聖朝因循

未遷積習成弊然臣以為井田者廢之頗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右者得其計王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桑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廣者且修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家夫漸有數夫然則井邑兵田之地衆寡相維門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

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産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地者矣

五十三議肉刑　可廢不可用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之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為可

臣伏以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傳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

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葢取劓剕黥刖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

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不必乎反令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令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為

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五十四刑禮道迭相為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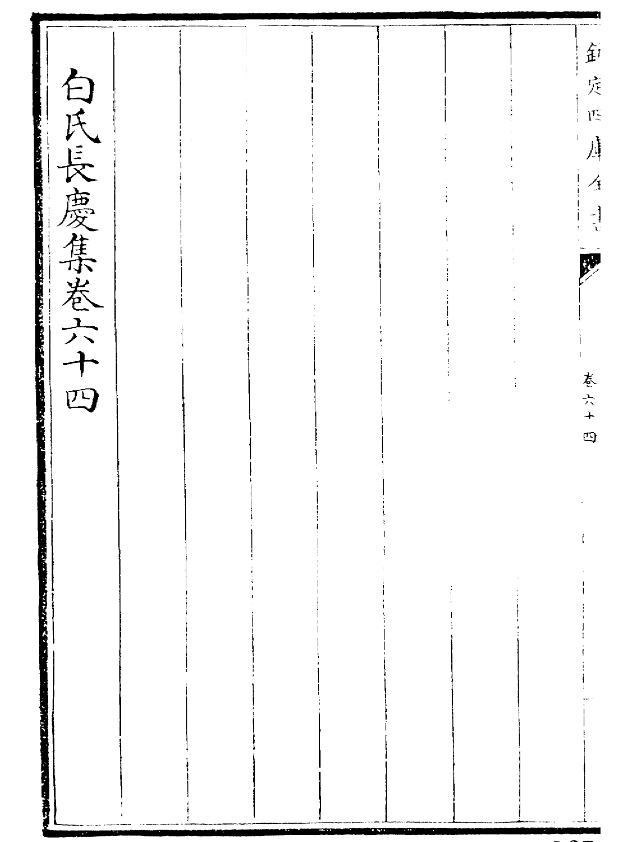
問聖王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導人情故人知恥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意者將偏舉而用耶將並建而用耶從其宜先後有次耶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薙之以刑其

闢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禮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

裏迭相為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淫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劃邪窒欲致人於恥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亦如祁寒之節則疎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順歳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較其短長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

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用達其理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内外無虞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則時矣伏惟陛下惜而不失焉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四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五

唐 白居易 撰

策林四 凡二十一道

五十五止獄措刑○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為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

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耻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末著之于篇

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虚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内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

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至于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讐歛萬姓窮苦有怨無耻奸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為寇賊羣盗滿山赭衣塞路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奸而多罪也

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為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咎陶為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生臣竊以為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偽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

卹刑之德也至若盡欽卹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卹刑之法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耻之路塞其寃濫之門使人内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耻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〇升法科選法吏

問令之法貞觀之法令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為而太和令何為而未理事同効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抑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令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令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行於令而人未休和臣以為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甚多小人也蓋刑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

安小人習之則詐偽而滋彰滋彰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鉏限切棚也亦閣也）閣制勑堆盈於案几官不徧覩法無定科令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在於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矣有陷讎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

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刻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為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奬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為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為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掊刻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竊

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羔刖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奬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則漏網而為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

中何者為得

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況小者乎刑故無小況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急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寛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則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捨之

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呑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寛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為理者舉其綱疎其網綱舉則所羅者大矣網疎則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則網於朝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闇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五十八去盜賊○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廉恥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効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帝富其仁盜賊屏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禁科雖嚴枹鼓未靜敓與奪同攘如羊切盜也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困窮凍餒者予無

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天推愛人之誠廣喻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耻格舉以賢德使國無倖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閒於擊柝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五十九議赦

臣謹按書曰眚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才何切疽女余切之礦乃盬切石也又諺曰一

歳再赦婦兒喑啞倚下切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為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為得也何者赦之為德大矣為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為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為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兹乎

六十救學者之失○禮樂詩書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為言行播之為風化何為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為先焉安上尊君禮為本焉故古之

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删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為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之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好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

之嘆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為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為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為節不專於俎豆之數裼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為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温

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逺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 黜子書

臣聞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小説興微言絶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别而百氏之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

班固敘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為之隱退況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銷盪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六十二議禮樂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徵禮之崩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尚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人於别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别也必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别而不争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

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禮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扆垂拱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銷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弭故禮稍

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陛下慮其減銷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兹乎

六十三沿革禮樂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沿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方今大致雖立至理未臻豈沿襲損益未適其時宜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旨審至樂

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不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

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葢先王酌

於人情張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作樂之本情也葢善沿禮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失其情則王莽㞕㞕習古適足為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葢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

聲與體猶可遺況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舍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守烈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為體以別疑防欲為用以玉帛俎豆為數以周旋裼襲為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為心以中和孝友為德以律度鏗鏘為飾以綴兆舒疾為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則沿襲損

益不同同歸於理矣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捨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以為如何

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

與政通矣伏覩時議者臣竊以為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動而怨則雖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頀韶武之音人情不利也不樂也故臣以為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

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僞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蕢桴擊野壎聞之者亦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慽慽矣故臣以為諧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歡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禨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蒸嘗者失䟽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為何作可以救之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禮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于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

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葢先王因事神而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予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其牲牷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其黍稷則倉廪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諂黷之萌

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不舍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神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以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昧從生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其當不經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

俗和人神之大端也惟陛下詳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制喪葬之紀尊卑豐約煥然有章令則鬱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終之禮大失其中貴賤昧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況多藏必辱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寖而成俗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陛下誠欲革其弊抑其淫則宜乎振舉國章申明喪紀奢侈非宜者齊之以禮凌僭

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法犯貴之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移風革俗其在兹乎

六十七議釋教○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寖興或曰足以耗蠹國風又云足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乖誘善崇福之方若許之大行慮成異教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誠著傷生之費亦深利病相形從其遠者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

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追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離派别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覩其教大抵以禪定為根以慈忍為本以報應為枝以齋戒為葉夫然亦可誘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為不可者有以也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況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

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生有恭默無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為不可者以此

也况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

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

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覩其虛辭今欲去偽抑淫芟蕪剗穢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年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有美不能無

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臣伏思之大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紉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雖彫章縷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删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奬之碑誄有虚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絶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代同風者歟

六十九採詩〇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誠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篇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詩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謡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缺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

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斯之謂歟

七十納諫○上封章廣視聽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起沃之路久矣而謇諤者未盡

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

盡天下之心智為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令之絶

滅者通于外上無違德下無隱情何為何方得至於此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賢有否至

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

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

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

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起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

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聞也苟臣管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蒭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謇諤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於握中矣納其謇諤則朝廷之得失如指諸掌内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之目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識思謀

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啟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蔽之有耶何絶滅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誡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愎諫而理者也況其有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況其有得乎勤懇勸誡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七十一去謟佞〇從讜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無賢正者耶將有而不用耶思決所疑可徵其驗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興從佞亡也而取舍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巳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聞昬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矣

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由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為亂也昬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肯出而為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方六切）掌也用舍興亡之驗唯明主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邪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有前車覆而後車不誡者何

也葢常人之情恱其從命遜志者惡其違巳守道者又
君子難進而易退況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況恱之
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疎其遇小人也必輕
而狎狎則恩易下及疎則情難上通是以靣從者日親
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骾者日疎言則犯龍鱗而必
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為衰轉
安為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巳引
而進之知小人之徇慂也雖從於命推而逺之知讜言

之為良藥也雖逆于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為美疹止忍切也雖逆于心忍而絕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為盛轉危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効唯明主能鑒之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在乎明報施之道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

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其臣致君以徳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樂君臣之道既阻於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於下也故曰君視臣如股肱則臣事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人如土芥則人視

君如寇讐孔子云審吾之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來我也則盡忠愛上之策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七十三養老〇在使之壽富貴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者非家至户見衣而食之葢能為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導樹畜之産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為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特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謂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為此小惠也

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親〇選用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訓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恵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閑之以教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政或出為牧守入為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于内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根本可庇骨肉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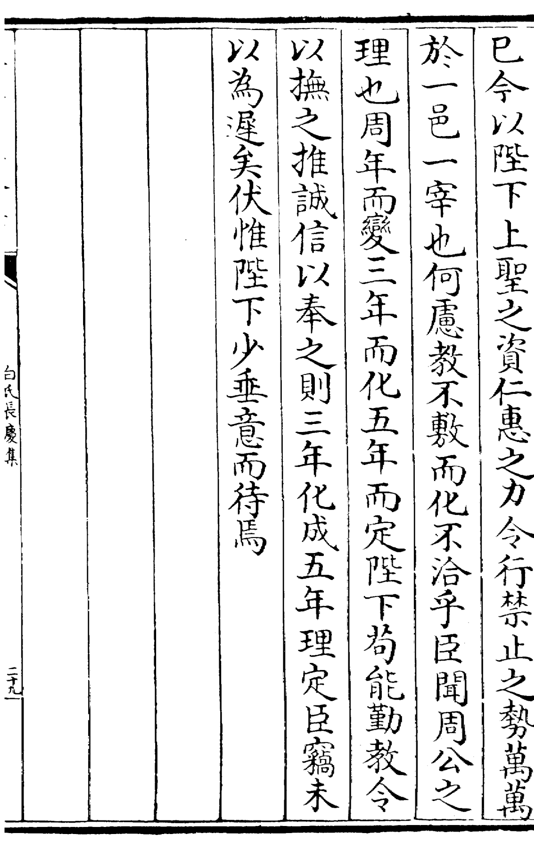
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葢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教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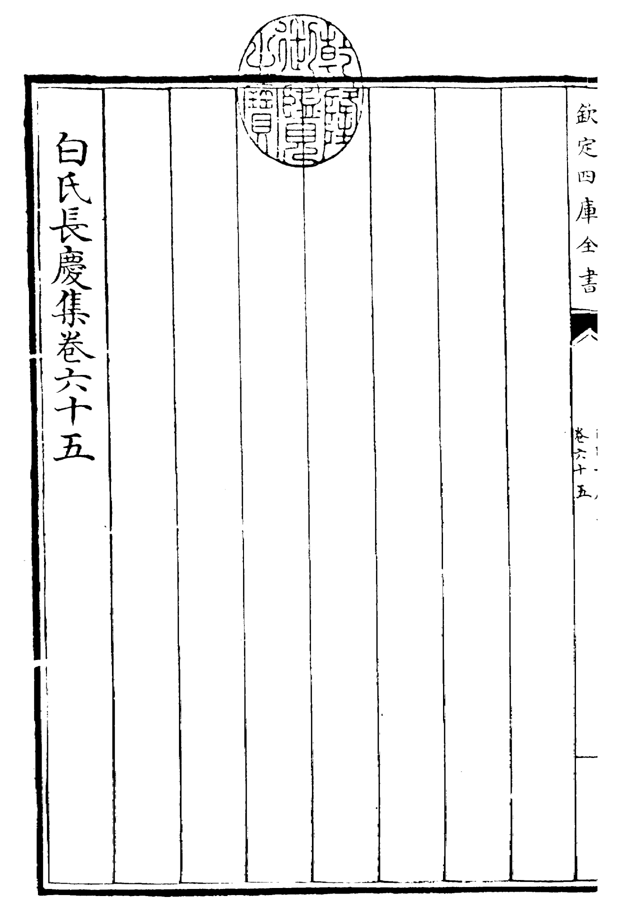
問子大夫才膺閒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隠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覽

臣伏以令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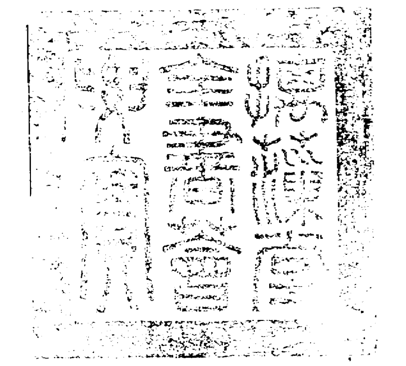
令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昔時者歟但在乎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問之㫖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在列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為待陛下誠信以將之昔宄賊行化德及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



已令以陛下上聖之資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